



澳大利亞，我們來了！(上)

—1919年由英至澳之馬拉松飛航，機員們戲稱其飛機之呼號「G-EAOU」，係代表：「上帝救我們吧！(God 'Elp ALL Of Us)」

· 沈運曾譯 ·

自來特

賞，將贈予首位在七十二小時內飛越英國與美洲間之大西洋者，獎金一萬英鎊（後增為一萬三千英鎊）。可想而知，此項獎金絕不至久懸虛待，無

兄弟(Wright Brothers)之「飛行者一號(Flyer I)」飛行後不久，無畏的航空家們便開始挑戰飛越水面。首先，是英國的路易布萊理奧(Louis Bleriot)於一九〇九年飛越英法海峽。一戰前，勇敢的航空員們便陸續飛越過地中海、北海及挪威海；至大戰結束時，由於大型馬力續增與多引擎飛機有所發展，飛越海洋之可能性更為之大增。這時，英國的《每日郵報(Daily Mail)》公開懸

人領走。

這時，媒體亦紛紛跟著炒作起來，把航空界人士都聚集至紐芬蘭(Newfoundland)的一舉一動，詳加報導，如紐芬蘭算是美洲最靠近英國之點，以及如何利用場地起飛越洋等（但大多數媒體對於飛機是先乘船向西越過大西洋，然後利用順風向東飛返倫敦一事未加報導）。一位英國飛行員的妻子，在談到這些計畫時警告說：「千萬守密啊！他們絕對閉嘴不講，想要趕在美國佬有時間發現之前，把一切都準備好」。但不論英國人如何期望，一九一九年的五月裡，美國佬還是搶先一步飛越了大西洋，那是美海軍中校亞伯雷德(Lt. Cmdr. Albert Read)，駕「寇蒂斯(Curtiss)」NC-4飛船，從紐芬蘭至葡屬亞速爾群島，然後再到英國。在幾星期之內，英國飛行員奧考克(John Alcock)與領航員布朗(Arthur Whitten Brown)，駕駛一架改裝後的維克斯廠「維米型(Vimy)」雙引擎轟炸機。從紐芬蘭不著陸飛抵愛爾蘭(Ireland——見本刊第八五八、八五九期本欄《首次飛越大西洋》)，勇邁而驚人且公正的獲得了《每日郵報》的獎金。後當年七月，不列顛帝國的飛艇「R-39」號，在蘇格蘭與紐約長島之間完成了一次往返飛

行，於焉點燃越洋運輸革命時代來臨的信號。

但是志在打破一切飛行障礙的，並不僅限於北半球，一九一九年三月澳洲政府便宣布了一項自己的賞金：「於三十天內完成英國至澳洲的首次飛行，可獲得一萬英鎊的獎金」。但其吸引力較《每日郵報》之大西洋挑戰相對較小，部分原因，是因為申領賞金者僅限於澳洲人，同時因澳洲至歐洲的距離為英美間越洋的六倍之多。但即便為此，仍有好幾隊人馬摩拳擦掌，開始準備執行此項挑戰；其中包括兩名澳洲阿德雷德(Adelaide)出生的道地澳大利亞兄弟——羅斯與肯士史密斯(Ross and Keith Smith)。羅斯為澳洲輕騎兵，在埃及高地作戰，後調至「澳洲飛行軍團(Australian Flying Corps)」，先接受觀察員訓練，後改為飛行員。其弟肯士因醫療問題之耽誤，自費前往英國參加「皇家飛行軍團(Royal Flying Corps)」，即後來的英國「皇家空軍(Royal Air Force)」，成為飛行教官。

當羅斯史密斯駐防中東時，常飛一架「布里斯托(Bristol)」F-2B戰鬥機，並有擊落十二架空戰勝利的紀錄。對於他那「侵略性」的飛行，一戰前後在沙漠中的傳奇英雄「阿拉

伯勞倫斯(Lawrence of Arabia)「上校(Col. T.E. Lawrence)」，讚不絕口的說：「一溜煙便上天去，並迅速擊落一架偷窺戰情的德國偵察機」。羅斯兩次獲頒「軍功十字勳章(Military Cross)」及二次「傑出飛行十字勳章(Distinguished Flying Cross)」。

一九一八年八月，英皇空軍波爾登准將(Brig. Gen. Amyas Borton)曾自英國駕駛一架「漢萊佩琪(Handley Page)」O/400雙引擎轟炸機至埃及，支援阿倫拜爵士將軍(Gen. Sir Edmund Allenby)即將發動對土耳其人及其德國盟友的攻擊。波爾登之飛行，獲得當時舉世廣大的注意，不管戰時新聞如何之管控，人們仍相互傳聞此一巨型機之到來。連勞倫斯亦發現，該機令貝都因人(Bedouins——北非及中東沙漠中的阿拉伯游牧民族)驚羨的目瞪口呆。他說：「當其威武而莊嚴的停在草坪上時，確似鶴立雞群。其他的飛機全躲在它兩翼下顯得羽毛未豐了」。羅斯史密斯駕駛該機一個月後，便在約旦河西岸攻擊土耳其軍。他後來回憶此一龐大之「漢萊佩琪」機，確讓他開了眼界，並聯想到令現代化的飛機，應用到商業航空方面的可能性。

一九一八年尾，英國駐中東空軍



斯、爾米、史密及「維密斯」於肯羅本合影。駕駛士(左起)正駕機(前機)。

司令官薩爾蒙爵士少將(Maj. Gen. Sir Geoffrey

Salmond)，把這架O/400式機，同波爾登准將、史密斯與兩名機械士本奈特和賽爾斯士官長(Sgts. James Bennett and Walter Shiers)，連人帶馬通過借過來，要熱心探險開拓至印度及延遠航線，薩爾蒙爲了先實施一次飛澳洲的試航，下令波爾登與史密斯在東南亞地區遍設油庫。他們用一艘「皇家印度海運處(Royal Indian Marine Service)油輪「史芬克斯號(Sphinx)」攜載了七千加侖航空燃料，從吉大港(Chittagong)出發，兩天後於穿梭孟加拉灣(Bay of Bengal)時，油輪爆炸燃燒；但因波爾登與史密斯搭乘另一艘未載油料的船，故得以在這場爆炸中倖免。此後，他們歷經了三個月的航程，一路繞經當年之荷屬東印度群島等地，研考可能的降落點及油庫。

這時澳洲那一萬英鎊獎金的消息，不脛而走，傳到他們耳中不禁大感興趣。波爾登立刻向「維克斯」工廠詢問，能否爲欲參賽者供應一架維米型機(因兩人不在時，其他的機員將那架O/400摔爛了)。當時爲了新出現的航空公司市場，正與漢萊佩琪較勁競爭中的維克斯，無疑已看出他們的勝利凱旋，及背後龐大的潛在價值，便馬上答應提供參賽飛機。雖然波爾登以將軍之尊，不好意思參賽，但史密斯可以，且兩名士官長本奈特與塞爾斯亦正是理想人選。當羅斯把其飛行教官的老弟肯士找來，兩人顯然都找到了自己的副駕駛，整個機員的組合於焉完成。

在這段時間中，業已參賽之其他各路英雄紛起，其中包括一位傑出的法國飛行家保勒中尉(Lt. Etienne Outet)，他爲了一個非常私人的理由前來參賽。保勒的一位好友，戰前亦爲空中賽飛高手，名喚偉群斯(Jules Vedrine)，這位老兄是家中的經濟來源，專靠表演特技飛行賺錢謀生；一九一九年他籌劃參加飛往澳洲之比賽，但在同當年四月與一名機械士就先參加了巴黎飛至羅馬的賽會，不幸滿載燃油的飛機墜毀羅納河谷(Rhone Valley)一葡萄園中，兩人雙雙喪命。

保勒的國籍雖不符獎金要求，但他決心達成好友未盡之志，並希望能沿途舉行空中表演，為亡友身後之寡妻與孩子們籌集一筆錢。他買了一架雙引擎二手飛機，仍漆著戰時標誌的「考德隆(Caudron) G-4型機，攜同機械士本諾司蒂(Jean Benoist)於一九一九年十月十四日從巴黎起飛。

史密斯兄弟聞保勒之出發十分關心，一周後另一組敵對人馬——由澳洲籍之馬太上尉(Capt. George C. Matthews)率領，亦從英國起飛，這就等於是響起了警報。馬太上尉飛的是一架單引擎大馬力全新的「薩卜偉(Sopwith)小袋鼠(Wallaby)」，但馬太隊不久便碰到一連串問題，阻礙了賽事。到十一月時法國佬保勒駕其老爺飛機帶著機械士，已經安抵卡拉蚩(Karachi)，當然一路發生許多問題，包括迫降在伊朗沙漠中，曾被土匪包圍憑其機智逃脫等。

由於天氣影響，史氏兄弟決定十一月十四日起飛，並於前一天將維米機從工廠運渡到倫敦。但到十一日拂曉，天氣已變的非常良好，大家一衝動，便立刻飛到倫敦。但沿途卻不斷與大霧、雲層、風雪及嚴寒作戰，好不容易才飛達法國里昂(Lyons)。次晨直奔羅馬，先爬高飛越阿爾卑斯山

(Alps)，在清新而晴朗之情況下飛臨蒙特卡羅(Monte Carlo)；並在風力減低後的夜晚中，小心翼翼在義大利比薩(Pisa)降落。

大雨和泥濘延遲了他們離開比薩，繼因油錶出毛病，迫令他們在文吐雷納(Venturina)降落，終於在十一月十五日抵達羅馬，接著遭遇強烈的亂流，使他們對於下一段前往塔蘭托(Taranto)的航程感到煩惱萬分。在飛往希臘克里特島(Crete)途中又偏逢大雨及濃霧，終於在島北海岸蘇達灣(Suda Bay)降落，並於滿床蟲子的英國醫院中度過一夜。

翌日，機組員在一夜未得安眠的狀況下出發，起飛後持續爬升高飛山峰隘口，飛越島南，然後是灰暗的地中海，終於看見埃及的海岸線；他們飛越金字塔和開羅，才將馬力減小，帶油門滑翔，輕柔的在赫利奧波里斯(Heliopolis)——英國皇家空軍在中東地區最大之機場降落。在那里，他們受到熱烈的歡迎與鼓舞，所有疲勞倦困一掃而空。但他們仍警覺到已沒有時間能輕鬆下來，因為有消息傳來，保勒和其機械士這時已經飛抵印度。

史氏兄弟於是摒除一切耽延，甚至不惜犧牲寶貴的休息時間，於十一月十九日起飛直奔大馬士革



仰機弟
斯「之
史維中
斯「駕
羅望前
弟肯士

(Damascus)。他們身經聖經上所述的古代城鎮，略超過四小時後抵達。大馬士革機場泥濘不堪，連螺旋槳轉動亦會捲起泥漿，潑散到四面八方；起飛時更是弄得機員們全身都是汙泥，能安全離開可說是很幸運了。機組員們繼續向東飛行遇上強力頂頭風，迫使他們在拉馬迪(Ramadi)降落，當地的陸軍長槍隊騎兵非常熱烈的歡迎他們，更為之準備了極其精彩的晚宴。

當晚沙漠颳起了強風，風颳的副翼拼命搖動，幾乎把維米吹翻；一夜過後，操縱線被拉斷或拉長，本奈特和賽爾斯立刻實施緊急修護。在此夜之後，天氣大變，陽光普照，機組員乘著溫和的順風飛越巴格達(Baghdad)，並於名為巴士拉(Basra)的小港休息一天，以便對一路快馬加鞭而來，超量工作的引擎稍作檢修。(未完待續)